

春秋经纬书系

神界鬼域

贾二强 著

唐代民间信仰透视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春秋经纬书系

神 界 鬼 域

——唐代民间信仰透视

贾二强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春秋经纬书系

神界鬼域

——唐代民间信仰透视

贾二强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天坛福利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625 印张 2 插页 165 千字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419-7769-1/G·6706

定 价:11.50 元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厂址:西安市天坛路 10 号 邮编:710061 电话:5247324

《春秋经纬书系》

编 委 会

学术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李文海 李学勤 张岂之

彭树智 漆 侠 魏宏运

丛书策划 张祥涛 陈绪万

主 编 陈 峰 江 海

编 委 方光华 贾二强 傅建成

江 沛 王双怀 陈 峰

李宝生 侯智奇 刘 忠

编者的话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经历了无数的灾难和摧残。“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当时光的洪流冲刷至今日之时，我们回首往昔，看到的是一幅幅不仅色彩斑驳，且内容极其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既为曾经有过的诸多辉煌而骄傲，也为曾经发生的无数灾难而叹息，更深感有责任对前人的历史进行挖掘和整理。将那些尘封已久而又极具价值的历史画卷清理出来，将不仅有助于增加人们对祖国历史的了解，而且对吸取前车之鉴，解决现实问题，振奋民族精神，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由各方面专家学者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推出了《春秋经纬书系》。

本书系是一套涵盖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系列丛书，选题范围广泛，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以及传统习俗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在本着求实严谨的原则和前提下，作者都力图打破以往学术著作僵化刻板的模式，尽可能地以生动的语言、活泼的形式写作，使每本书融学术性、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以增强可读性。

《春秋经纬书系》第一辑出版六本，以后还将陆续推出更多的力作。

希冀通过编著者的不懈努力，将《春秋经纬书系》编成一套风格鲜明、雅俗共赏的精良之作。

编者

1999年7月20日

引 语

孔老夫子“不语怪力乱神”，并有言曰“敬鬼神而远之”，可是鬼神并没有因为圣人这种敬而远又似乎还透着点儿不恭的态度便耻露面羞见人，就此隐形藏踪销声匿迹。在稍后的战国时，同样以显学而与儒家并称的墨家，就津津乐道鬼神之事，《墨子》一书，讲到鬼神之处不胜枚举，从而构成了先秦时代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时至今日，对于鬼神，不仅有大量可见的形形色色诸如神庙之类的人文景观以及历代图籍的记载和口头传说中绘形绘色的描述，而且更多的是以观念的形式，植根于各色人等的头脑之中。从这一点上可以说，从古到今，鬼神的踪迹几乎无所不在。

可是，如果我们回首，注目于古人的思想观念，却发现人们往往容易只看见那些代表人类思想成就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诚然，他们在人类思想史文化史上的贡献，也确实是一座座令人仰止的高峰，对此人们无法不发出由衷的赞叹。但如果稍作思考，就会产生疑问：这些古代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他们的思维水平，能否反映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同时代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芸芸大众的思想观念？将今拟古，号称已经迈入信息化时代的现代人，究竟又有多少人终日关怀着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到底何在；虚无缥缈的冥冥上苍，是否真有一位主宰一切的万能之主在掌握操纵着人类的命运；人类能否达到精

神世界的彼岸，等等。平心而论，诸如此类的话题，今天也不过是少而又少的哲人学者宗教家等的关心所在。对于这些社会精英，一般人恐怕更多的时候是投以敬畏而远之的目光，而对于他们的竭精殚智的思考所得，大众在忙碌于衣食之余，恐怕也没有多少精力去咀嚼消化。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在精神上一无所求，只是与这些大思想家的关注点肯定不会重合，他们需求，是在一个低得多的层次上展开的。这些小人物的精神生活，古往今来，从不怎么为人特别是学问家们所重视而已。

这样，就产生了下层民众的思想观念到底如何，或者说他们的精神需求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起码是过去以至今日左右、影响人类群体中大多数人的精神生活的重大问题，而民间信仰则是下层人民精神需求的一个中心，这就是在下面将要谈到的话题。

民间信仰，顾名思义，是指一定时期民间广泛流传或者说为多数社会下层民众崇信的某种观念，与那种登堂入室的正式宗教相对而言，它从未取得过可以与之比肩而立堂而皇之的地位，但是，它的影响，却绝不小于任何一种曾经广为流传的宗教，这是今人不应低估的一个问题。

民间信仰的长期存在，称得上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极富特色的人文景观。由于民间信仰具有的重要影响，已经日渐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国古代民间信仰，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首先是多样性。这多种样性来自远古原始信仰，即多神、泛神崇拜。这种崇拜起源久远，有着浓厚的原始色彩，从崇拜对象来说，有天地、日月、星辰、风、雨、雷、电、虹、霓、云、霞、水、火、山、石等自然物和自然力；有自然界各种动植物等；

还有人死后的“魂灵”以及人们幻想出的很多自然物或人工物的“精灵”、超自然力以及被认为不可抗拒的“天命”，等等。这种多样性又表现在具体的某种神灵、鬼灵的多样上，一种神、鬼往往是复数，如一些少数民族崇拜的天神就可以多达几十个。而且，各路神祇种多样多，如各行各业就有多种行业神。它还表现在崇拜对象神格神性的多样化上，民间信仰的神、鬼等，不论职司大小，地位高低，性善性恶，都能得到香火，其中除了玉皇、龙王、福、禄、寿星和观音菩萨等等为人需要的善神；还有不少散播疾病、残害生灵的恶神，人们往往要向那些作祟人间的恶魔厉鬼献祭；另外，对那些时而慈爱、时而凶残、忽而赐福、忽而降灾的善恶兼具的神鬼精怪也要崇祀。对不同宗教的神灵的多重崇拜，也反映出中国民间信仰的多样性特征，如民间杂神就与不少佛教的菩萨和道教的神仙同时享受香火，原始巫神与古代圣贤同样接受叩拜；在民间的一些丧葬或祭祀活动中，常常可以看到巫师与僧道同场作法；在许多民间的寺庙道观里，同一所殿宇里往往是佛教的佛菩萨、道教的教祖神仙和儒家的圣人先贤平起平坐。

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多功利性。这种功利目的强烈的特点大量地表现在土生土长的民间信仰方面，下层人的求神奉祭，往往并不是真讲信仰，而是出于一个个十分直接的利益要求，这与异域宗教的初生大相径庭。同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并且遭遇到相似历史背景时，在南亚次大陆孕育出佛教，在罗马帝国则产生了基督教，二者均属典型意义的出世宗教。在我们民族历史上的东汉末年，虽也形成了早期的道教——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可是，这种原始的宗教，却与佛教和基督教有着显著的不同，它的宗旨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人世色彩，

是民间反抗现行统治谋求改朝换代的思想武器。生长于下层社会的区区草民，对于频繁发生的天灾人祸，往往难于抗拒，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像南亚次大陆和西方社会那样，产生出一种在精神上追求来世的宗教情怀，却引出一种功利性极强的信仰要求，相信或者干脆制造出各种各样的神灵，向它们顶礼膜拜，乞灵求福，无事希冀远离灾祸，有难则求消解凶险。同样出于这种功利目的的驱动，民间信仰中产生了不计其数的神灵，众神各有职司，分工明确，但都与世人日常生活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外来的佛教，在中土的传播过程中，也受到民间信仰功利化的有力改造，真令人怀疑，佛祖释迦牟尼从西天遥望中华大地，不知能否辨认出这就是他当初一手创立的宗教。民间信仰的这一特点，也是形成多神崇拜的重要原因。

第三个特征是多神秘性，表现在手段方法以及禁忌避讳的繁多名目上。民间祭神驱鬼仪式中那些神汉巫婆念念有词的咒语以及煞有介事的装模作样，就是有意要营造出某种神秘而令人恐惧的气氛。而各种相术、求签、算卦、测命、扶乩、堪舆等等，也是五花八门，玄机莫测。更有诸如“黄历”之类的禁忌戒律，举手投足，动辄得咎。

第四个特征是多变性，即不确定性。民间信仰的神灵往往是处于不断的自生自灭的过程中。一些前一时代名声很大香火极盛神乎其神的神灵，享用接受了无数奉祭叩拜后，却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而一些从未露过面的神道又会起而代之，此消彼长，兴替无恒。那种保证了正式宗教衣钵相传的种种戒条，在民间信仰面前似乎毫无作用。

民间信仰的这种繁复庞杂，当然构成了对其进行系统认识和清理的一大障碍。但困难还不仅限于此，由于读书人从先师

孔老夫子起，就对鬼神之事往往采取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所以，它们一般在所谓《二十四史》那样的正统史书中的《五行志》里，只能以灾异之变而略及皮毛，更多的是作为奇闻异事在历代文士茶余酒后以资谈助的笔记小说中找到了自己的栖身之地，因而极为分散和零碎，浅尝辄止者，恐怕只能作望洋之叹。

唐代是继秦汉以后的又一个空前强大的时代，商周以来传统的中原文化，在这时得到了高度的传承和加强，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观念发展成熟的重要阶段。尤其是传统中原文化的中心区域黄河流域经历了五胡十六国长期的异族统治，原有的中原礼法精神风貌，在融合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血液后呈现出为之一变的新面目，而从此以后，虽然仍然有数次异族统治的经历，但就文化影响的深刻度上，却再没有达到那种程度。

两汉之际传入中土的佛教，在唐代也终于走完了长达数百年本土化的道路，成为中国人尤其是下层民众崇信的对象。而在下层的传播中，佛教自身也得到了一种改头换面甚至是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一结局影响深远，佛教在民间的地位不断加强的结果，使它凌驾于包括土生土长的道教在内的各种宗教之上，这确实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

因此，唐代在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各种思想观念方面都有空前发展，相当多的民间观念就定型于那个时代，以至时至今日，我们追本溯源，还不难看到那个时代的踪迹。

研究古代的民间信仰，最感困难的莫过于文献记载的缺乏了。所幸的是，自汉魏六朝以来，出自文士之手的小说层出不穷，保留下相当数量反映古人神鬼观方面的可贵记述。特别是晋世以降，志怪小说的出现，更专以谈神说鬼为事，别开一番

天地。文士们出于猎奇心理，或是作为消遣逞弄才情，往往将一些所谓奇闻怪事载入笔端，《博物志》《搜神记》《续搜神记》《拾遗记》等就是其中的代表。进入唐代，志怪小说更形繁荣，不仅保持着旧有的形式，而且还渗透到其他样式的小说品种之中。而在当时，科举制度的确立成为士人进身为官的主要阶梯，无数英才汲汲于此，他们在科场尽力一搏之余，还要在场外花大气力奔走周旋。他们往往要先借助当时的权贵之力，使自己的姓名能够让主考官得知，将自己的得意之作投献给考官，使其能有先入为主的良好印象，这就是所谓“行卷”。有时在“行卷”数日之后，还要再次进献以加深印象，叫作“温卷”。而这些“行卷”“温卷”之作，也喜用小说，因为小说体裁较少约束，给他们以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可以显露史才、诗笔、议论，其中当然有大量的志怪或含有志怪内容的作品，如后人就曾提到《玄怪录》《传奇》等即是此类之作^①。这类作品许多又采用了其时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为蓝本，所以时至今日，便留下一扇扇不可多得的窥探那个时代民间观念的窗口，这些以往并不为思想史研究者重视的大量材料，可以当作认识下层民众活生生思想观念的可贵源泉，至少能够部分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本书选取唐代作为历史上的一个横断面，以笔记小说作为主要材料，对古代民间信仰进行某些结点式的开掘剖析。这主要是指传统的神鬼观，因为这种观念最集中地表现出中国民间信仰的诸多特点；另外也把佛教民间信仰化作为一个重点探讨

^①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排印本。

的问题，这一外来宗教一步步远离本来面目，而具有了民间信仰的某些特征，从而在下层民众中笼络了不计其数的信徒，这无疑会深化我们对古代民间信仰的全面认识。希望有兴趣的读者会从中得到一些在大雅之堂尚难得到的知识，对古人尤其是社会下层的思想观念有更多一重了解，从而对当今仍不时兴风作浪的某些旧观念残余能做出清醒的判断。当然，抛砖意在引玉，如果能有更多有志者对这一问题予以关注和探讨，从诸多方面对中国古代民间信仰进行一番自上而下的全面清理，则微愿足矣。

目 录

引 语	[1]
一、各把一方的民间神	[1]
1. 民间神明崇祀的特点	[1]
2. 以泰山神华山神为代表的山川神	[4]
3. 社公与城隍	[44]
4. 五花八门的杂神	[59]
5. 难脱俗胎的神	[63]
6. 屡禁不绝的“淫祀”	[73]
7. 充当人神之媒的巫	[84]
二、无所不在的鬼	[89]
1. 依恋人世的鬼魂	[89]
2. 受制于神的鬼	[93]
3. 踏上鬼途	[104]
4. 害人的“强鬼”“殃煞”与“毕”	[107]
5. 鬼魂的住所——坟墓	[117]
6. 鬼的饮食与婚丧	[126]
7. 鬼神之间	[137]
三、佛教与民间信仰	[142]

1. 佛教的报应说·····	[144]
2. 灵异的《金刚经》《法华经》和《观音经》·····	[166]
3. 恶有恶报·····	[177]
4. 阎罗王与泰山府君的较量·····	[194]
5. 佛教的淫祀化倾向·····	[209]
后 记·····	[226]

一、各把一方的民间神

1. 民间神明崇祀的特点

民间神，是指我们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民间崇祀对象。民间的神明崇拜，再典型不过地集中了中国民间信仰的诸多特点。

一是名目繁多。举凡民间一应杂事，可以说都各有一路神灵在暗中主持。这也许与秦汉以来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发展，特别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的建立完善密切相关。既然人世间自上而下已有层层官吏把持掌管，那么冥中那不可知的命运，也就早应有所安排了。在暗中操持一方事物的神灵，其实也对应着人间的官吏，所以便各有职司，分管一方了。再者，历来多灾多难的普通小民，在无力与自然和人世的灾厄抗争的情况下，也只好凭靠着信仰的力量，用一种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心态去应付方方面面太多的无奈，多出几路神来，反正无非就是多烧几炷香，多叩几个头罢了。何况对神明的顶礼膜拜还可以使人在心理上有所寄托。

二是来源复杂。如早期先民们就有的自然崇拜，这种崇拜一直延续到后世甚至至于今日，而集中地表现在对天地山川的

崇拜上，如祭天、祭地等，就始终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极为重视的典礼之一。封建社会后期，明清时皇帝祭天地的庙堂祭坛均完好地保留至今，其宏伟壮丽难道不正透露出那个时代人们对这项祭事的敬畏有加吗！而山川祭祀主要体现在从秦汉到唐宋极一时之盛的泰山封禅大典上，这项延续千年之久的祭祀活动，源于先秦时齐鲁之地祭山活动，后来演变成一种登山祭天仪式。泰山封禅因其具有统治成功与否的重大象征意义，历史上备受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封建大一统王朝的莫立者秦始皇、汉武帝，都以封禅泰山而名著史册。在汉武帝元封（前110—前105）时，史圣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未能躬与封禅大典，竟然抱恨以歿。那位在历史上以富于才略、统治清明而为人艳称的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在统治初定，子民尚未得饱暖之时，就曾几度萌动登泰山小天下的念头，差一点没有抵御住治成告天的诱惑。虽说祭天盛典，只有君临天下的帝王才有资格，但这并不能取代苍生百姓对天老爷的敬畏，“老天保佑”至今仍是人们遇到凶险时脱口而出的口头禅。至于流传民间各方的山水之神，更是不胜枚举，在神魔小说《西游记》里，那些不时被齐天大圣呼来喝去的山神土地，便是这种观念的生动写照。

三是面目多变。已经成为享受万家香火掌管一方的神灵，其尊崇地位也并不是一成不变，随着时代变化迁移，也不断此消彼长，来去生灭。一些原本神通广大颇有影响的尊神，经历了极盛之后，也会销声匿迹。这自然有着历史的原因，比如统治版图的变化，政权的更迭，封建政府的限制和打击等等，或许还有喜新厌旧的心理因素。但又不完全由此，民间信仰的这一特性，有更为久远的历史传统，早在先秦时，就有“新鬼

大，故鬼小”的说法^①。这应是民族民间心理更深层次的内容。一般说来，列入国家祀典的神灵，这一特征表现得还不够明显，它由于人为的因素被固定化了，因而能够历代相沿，长年不改。而民间的奉祀，就往往是自生自灭。可是有时又不完全如此。有的神灵，就可以世代相传，连绵达上千年之久。如南方一些地方供奉的五通神，约起源于唐代。在今苏州上方山的神庙，始建于宋代，在清初康熙年间，江苏巡抚汤斌以其为淫祀，曾严令禁绝，庙遭平毁，神像被投入长江。可是时隔不久，便死灰复燃，重现旧观。据说时至今日，仍然香火不断，参拜者摩肩接踵，尤其是到庙会时，万头攒动，场面颇为壮观。在陕西长安原西汉昆明池遗址，留存有当时的大型石刻牛郎织女像^②。其中的织女像，不知何时起，成为当地百姓供奉的神灵，敬称之为“石婆”，并且香火甚盛。建国后在破除迷信的运动中，当地政府想方设法，革除这一旧俗，曾一度将石像搬入博物馆。不料进香者尾随而至，展厅终日香烟缭绕，竟然变成了崇奉者匍匐跪拜的庙堂，无奈只好重新迁回旧处。后来还采取过迁离原地甚至挖坑掩埋等方法，但是终未奏效。此种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封建时代，一些有见识的封建官吏，也曾采取严厉打击淫祀的措施，虽一度得手，但从长远来看，其效果终属有限。所以不从一个更深层次进行探讨，恐怕很难找出一个合乎情理的答案。

四是人间化色彩浓厚。具有自然属性的神灵原本就出自于

① 《左传·文公二年》，世界书局《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② 有人以其风格不类西汉，疑其为晚出作品。